

中原收藏



清乾隆茶叶末釉 鹿首双耳樽

茶叶末釉是乾隆时著名的色釉品种,为高温一次烧成的乳浊釉,釉层较厚,釉中含有不规则的黄色小点。釉面为失透状,釉色黄绿相间,在暗绿色的底釉中闪烁着许多美丽自然的黄色星点,犹如将茶叶研成细末调入釉里,古朴清丽,耐人寻味,俗称“茶叶末”,绿者为茶,黄者为末。茶叶末釉得名于它的颜色,但这只是一种较常用的名称,根据它们的颜色的细微差别,还有一些别称,比如“蟹壳黄”、“蟹壳青”等。古人称,“茶叶末釉,黄杂绿色,娇烧而不俗,艳于茶,美如花,范为瓶,最养目”。

传世品中,以雍正和乾隆时期最为多见,并以乾隆时的烧制最为成功。雍正时制品多偏黄,有茶无末;乾隆时则茶末兼有。釉色偏绿者居多,也有挂古铜锈色,具有青铜器的沉着色调,常被用来仿古铜器,称“古铜彩”。

本器为清乾隆茶叶末釉鹿首双耳樽。撇口,长颈,鼓腹,圆足外形,颈部两侧凸雕长角鹿首,中刻“大清乾隆年制”六字篆书款。通体施茶叶末釉。此器造型别致,釉面肥糯细润,有不规则的小黑点,并以凸雕形式饰以长角鹿首,较为少见,是乾隆年间茶叶末釉的精品。

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

域外见闻

老美也有会过日子的人

老曹

人们总认为美国人生活阔绰,好超支消费,不会过日子。其实,老美中也有不少人是会过日子的,有很好的节约和勤劳的习惯,有珍惜物质的好风气。

我们客居的那条街上,有十来户人家,多半是老美。虽然家家都有两到三辆小车的车库,但有些家总是把车库的一部分变成仓库,有的甚至全都放满了家用杂物,汽车就只好全停在车库的门口。我有时在街上散步,发现这些车子都很干净,比某些中国人的汽车干净得多。原来,这些老美在双休日,总好手执水管上下下冲洗汽车,然后又用布擦,汽车几乎一尘不染才罢手。这是个海滨城市,空气洁净,汽车清洗一次,要干净好几天。相反,有些中国人却很少自己动手清洗汽车,总是过些天见车上蒙了一层灰,甚至鸟粪斑斑,实在不好看了,就开到洗车行,花钱让人家给洗。在这一点上,中国人就不如老美勤劳节俭。

我的一位安徽老乡的女婿是个老美,他是一家生物研究公司的中层,不仅工作能干,还是持家好手。他特好木工活。他家原来住的是公寓,房间少,后来子女长大了,就买了一套大的独立房。这是二手房,原来地面是铺的地毯,他嫌它脏污污垢,不卫生,于是换成木地板。铺地板是个技术活,更是个繁重的体力活,都是花钱找专业人干的。这个年轻的老美却

不找人,而是自己动手铺。锯、斧、刨等木工工具,样样俱全。他选好板材,自己开车拉回家。于是每天下班回来,一进家门就脱去西装,换上大裤衩子和T恤衫,操起工具,叮叮咣咣铺起地板了。

他有两个孩子,儿子五六岁,女儿三四岁,不仅不能帮忙,还会添乱。他妻子,虽然也很能干,但忙于家务也帮不上忙。挑选木板,清理地面,然后一块块严丝合缝地对接,全是他一个人。他不急躁,不怕脏不怕累,每天干到深夜。

一连忙了好多天,一个大客厅和几个卧室的木地板,他硬是铺上了。他这屋瞅瞅,那屋瞧瞧,对自己的杰作甚是满意。上班后,还得意洋洋地向同事们炫耀。

他们夫妻俩都是博士,收入不低,加在一起年薪20好几万美金,花钱雇人铺地板,不过是个小开支,但他精打细算,把这笔钱给省下来了。常将有时想无时,他这种防患未然的过日子思想,或许是中国妻子给他灌输的?但是这绝非过虑,失业是常有的事。

街对面邻居老美,是早年移民美国的犹太人。他有一辆红色的面包车,平时就停在车库门前,只要双休日不见这辆车,那就是全家外出旅游了。

这又是一个双休日,这辆红色的面包车仍停在那里,表明主人一家没有外出。

可是在面包车一旁的地面上,却摆满了旧家具及孩子的玩具车等杂物,从车库门一直摆到人行道的路边。这是干什么?是要晒晒旧东西吗?开始在别的街上见此情景,我便是这样猜想的。后来才知道,这是处理沙发、桌椅等旧家具,也有新的但自己不用东西,都很便宜。贵州来的两位大老乡,就曾在这样的卖场上,只用一美元就买了两顶新的漂亮的夏帽。

我见陆陆续续有人去看,我也凑热闹去了。我是想买一个能放大花盆的茶几,四方,圆的都行,可惜没有。

老美处理旧东西,除在家门口摆放的以外,还有其他多种方式。如星期日早上卖的稻草(还有叫跳蚤)市场,还有几百平方米大的旧物商场,沙发、桌椅板凳、

木柜、旧画框,还有花瓶及其他一些工艺品等,那些东西也只是旧,并未损坏,有的甚至同新的,需要的人买回去一样使用,并不低档。这些自己不用了的东西,别人也许有用,价钱非常低廉,这样做实在是爱惜物品的一个很好的办法。

这个城市还有一个专门存放暂时不用,但又舍不得处理的东西的大仓库,有不少人家对这类东西都不卖,就暂时存放到这个大仓库里,啥时需要了就去拉回来。保管费估计不高。由此,可见会过日子的老美还是不少。

姜山这么问是有道理的。大多数世人只知道曹雪芹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,殊不知这位清代的文学巨匠,在烹调上也曾是当时的绝顶高手。“老蚌怀珠”这道菜,相传就是由曹雪芹所创,后曾记载于《红楼梦》中,不过语焉不详,其具体做法到后世已经失传,尤其是鱼腹中的明珠到底以何为料,多年来一直是厨房中的一个谜团。现在老曹能将这道菜做出,当然和曹家有些瓜葛。

老者笑着说了句:“我也姓曹。”这句话无疑是认同了姜山的猜测。满桌人都惊讶不已,就连沈飞也收起了嬉笑的表情,神情恭敬。马云心中的另一个疑惑此时也随之解开,他看着段雪明,向老者客气地问道:“曹老先生,这位段经理想必是您的高徒了?”

“不错。”段雪明替师傅回答,“而且我的先祖,便是在曹家担任后厨总管。”

众人恍然大悟,疑惑随之化解。

“诸位,请品尝菜肴吧。这些明珠,都是用野生的麻雀蛋制成,滋味别有一股鲜香。”老者说着,自己率先夹起了一颗。

众人也纷纷伸筷,各自去夹盘中的“明珠”。姜山一颗“明珠”下肚,诚心赞叹:“鲜鱼的鲜味已经完全渗入了雀卵之中,口感外嫩内糯,这样的口福享受堪称绝妙。”

“一刀鲜”嘶哑的嗓音再次响起:“听说姜先生善于评点菜肴,尤其对各色菜品的缺陷,往往能提出一针见血的观点。不知道这道菜在你的眼中,会有什么缺陷?”

姜山想了片刻,认真地道:“这道菜不但味道口感无可挑剔,而且一端上来,顿时满屋珠光宝气,富贵逼人,让人如同置身曹家昔日的奢华生活中。无论从哪方面来讲,这确实是一道味意俱全的杰作。”

“哦?”老者不动声色地问道:“哦,这么说,你挑不出这道菜的毛病?”

“挑不出。”马云和陈春生对看了一眼,面露喜色。

沈飞打了个哈哈,笑着对姜山道:“那你对老先生的厨艺是很佩服吧?嘿嘿,老先生久居扬州,也算得上是扬州厨界的人呀。”

“这道‘老蚌怀珠’,我今天第

一次见到,确实是大开眼界。”姜山微微一笑,又道:“如果老先生不介意的话,我倒很想在这里现场仿制一遍。”

众人立刻明白了姜山的用意。老者做的菜虽说无可挑剔,但并不代表就能够胜过姜山。要分出高低,最简单的方法,莫过于两人同时做出相同的菜来,那厨艺上的优劣,就直观可见了。

“好!”姜山这句话正中老者的下怀,他挥了挥手,“请带姜先生去后厨!”

老者沉默不语,静待结果。屏风后的“一刀鲜”更是一动不动,如同人定了一般。

终于,后厨的脚步声响起,众人的目光立时齐刷刷地向出口处射了过去。

同样的银质餐盘,里面是否也盛着同样美味的菜肴呢?

“请看我仿制的这道‘老蚌怀珠’!”姜山说这句话的时候,不仅底气十足,脸上也挂满了微笑,自信的微笑。

可在座的其他人看着盘中的菜肴,一时却都愣住了。

那银盘中,红红绿绿的玛瑙翡翠依然夺目,只是那洁白的鳊鱼已不见,取而代之的是一团青黑色的长圆之物。

“这是……甲鱼?”凌永生迷惑地挠了挠头。

老者看着姜山,正色道:“姜先生,我祖传的曹家菜谱中,这‘老蚌怀珠’可是用鳊鱼为原料的,到了你这里,怎么却变成了甲鱼?”

“不错。”姜山的神色坦然自若,“用甲鱼是我突发灵感,在这道菜的基础上做出的一个小小创新。”

“创新?”徐丽婕一听便来了兴趣,“那这里面肯定有你自己的说法吧?”

姜山胸有成竹地对老者道:“老先生,在您家祖传的菜谱中,之所以选用鳊鱼为原料做这道菜,除了其肉味鲜美外,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鳊鱼形体扁阔,在外形上与河蚌相似,正合了菜名‘老蚌怀珠’中的韵味。我的这番推测,您是否认同?”

老者点点头。姜山提出的这个问题,刚才在座诸人都思考,基本上也是得出同样的结论。

27

连载

老周秋天时陪倪连山来过一次,那时,他包村的三道河书记于根起和爱人正开着家里的联合收割机,起早贪黑地帮助村民割地,每天累得腰酸背疼,还要照顾包村干部的吃饭,周末觉得不妥,自己就直走到镇上的小饭店吃的饭。现在,于根起家什么情况也不知道,他进入了冬闲了吗?

我和王主任说:“你给我们放到镇里就行,剩下我们自己安排。”

“那样好吗?”王主任问我们。

“有什么不好?”我说,“就按我说的做吧。”

我想先不和村里的人见面,利用下午时间先把我们的工作总结写出来。

车开到了罗子沟镇,我和周处下了车,王主任似乎带着一丝遗憾和愧疚和我们道了别,踏上了返程路。

“找个小店吧,只要干净、暖和就行。”我和周处说。

罗子沟镇不大,小店却至少有五六家,挑了一家相对干净、价格便宜的定了下来。

进了房间,刚刚把包放下,周处的手机就响了。

周处接完电话,告诉我,“于根起,让我们等着他。”我说,“我们刚到,他怎么会知道我们了?”

“肯定是王主任告诉他的。”周处说。“王主任在路上还说过,他现在在和于根起关系密切,走得最近,看来,除了他,不会是别人。”

不到一刻钟,于根起来了。还是挂着一脸笑容,只是那笑容中显得有些疲惫。上身穿的貂皮领小棉袄上罩了薄薄的一层灰尘,像是刚刚从工地回来。

我问,“于书记,你还在忙?”于根起笑着说,“入秋以后一天也没歇着,忙坏了。”

“现在在忙什么?”我又问。

“夏天时你们不是看了镇上桥头那家玉米烘干塔吗?我花6万元把它包下来了。现在干了40多天,每天能烘七十吨玉米,已经烘干了2000多吨。”于书记的脸上展示着一种自豪感。

“烘干后的玉米呢?”

“直接装车皮,运往南方了。”

运转40多天,就干了2000多吨,我感觉很惊讶。“照这速度,今年冬天能做多吨?”

“现在上下渠道都很畅通,正好好,干到明年四月份,一万吧。”

这真是一个大手笔的农民企业家呀!

我问他:“这个项目今年冬能不能挣上百万?”

“一百万不能,弄个七八十万问

题不大。”他说,“玉米是派人到农村去收,每斤收是7角6分,加上运费,交到厂里就8角了。雇了十几个工人,烘干到14个水,每斤成本要5分钱,另外还要加上各种损耗。最后铁路车皮交货,每斤1.03元左右。”

我说,“听说长春今年玉米收购价是每斤是1.1元。”

于根起笑了,说:“挣多挣少无所谓。关键是操心,这前不几天连着失了两把火。”

我问他:“怎么失的火?”

他叹了口气说:“咱们雇的都是农村人,主要是工人没有经验。检修时,烘干塔里的玉米没有弄出来,温度过高,玉米烧着了。”

“说到这,于书记严肃起来,脸上头一次有了笑容:“当时是挺害怕的,半夜把消防车都叫来了。”

我说:“看来搞企业和搞农业一样,安全是重中之重!”听了我的话,于根起很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我知道他们村是个大村,他和村长在村里都承包了不少地,我问他今年地里收入怎么样?

于根起说:“今年就包了40垧地,每垧收了14000斤玉米。”

据我所知,玉米每垧地打一万斤,不错了,我问他:“你玉米产量怎么那么高?”

谈到玉米产量,于根起正了正身子,认真地说:“我从播种开始,到施肥和管理,样样都是自己亲手和家人干,从不雇人。”他像是怕我不相信,又特别强调道,“种地就是这样,你不糊弄,产量就高。今年光种地这一块,去掉成本,我也能挣12万。”

另外我听周处说,他前两年自己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,干完自己家的活,就帮村民收地,一天能收七、八垧,整整干了一个秋天。

我说:“收割机也能挣些钱吧?”

“当时买联合收割机花了20多万,干了3年,今年刚刚把成本收回来。这不,我最近新买了台面包车。”他边摆弄着手里的车钥匙边说道。

他讲,现在他还雇着不少工,在各村设点帮助农民打玉米。

说心里话,我对于根起很佩服!农村现在不就是缺少像他这样有经济头脑、有实干精神的人吗!我们许多农民,常年四处漂泊打工,吃了很多苦,挨了不少累,一年下来,去掉吃住各种费用,真正拿到家里的钱并不是很多。我还是赞赏部分农民,身在农村,就应该立足农村搞发展,围绕农业上项目。其实农村也是遍地黄金呀!

14



庐山脚下 王国强 摄影

随笔

打开一扇窗

邢军

在南方一个小镇里,一个年过七旬的阿婆每天把收获的青菜洗干净,扎成小捆,放在门口的篮子里,篮子上挂一个布袋,再写上一行字:青菜一元一把。请把钱放在袋子里。

十年了,阿婆卖的青菜没有少过一元钱。每次阿婆去收菜,都把菜洗了几洗,每次都是洗得干干净净了,才扎成小捆放在篮子里卖。

看过这则新闻,我内心深处的感动不由得被一点一点激发出来:当诚信成为一种习惯,世界将如此美好。

“只有心里装的世界是美好的人,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。举动很小,却如此打动人心。”一位网友在网上这样评价阿婆。

是啊,你信我,我也信你,才能形成互信。无人菜市的存在,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,在当今时代确实显得弥足珍贵,值得弘扬。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够在这么长时间,是因为当地居民形成了一种默契,谁要是破坏这种默契,就会遭到谴责。这种精神需要在社会上广泛地推广。

当今社会正处于转型期,当一些道德沦丧之事见诸报端的时候,不少人惊呼,我们的传统美德去哪里了?我们曾经的善良,曾经的勇敢,曾经的诚信,在不经意之间,被尘封起来。

也许,在漫漫人生路上,我们身上背负着太多的责任,期待,追求和压力,经受种种压力的生活让我们步履维艰。可是,没有比行动更美好的语言,没有比音更遥远的路途,为生活打开一扇窗,你会看到更美的风景。正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:“一切重压和负担人们都可以承受,而最不能承受的恰恰是轻松。”因此,打开一扇窗,需要你的洒脱和付出。

面对世事的繁琐,请打开一扇窗,让禁锢已久的心灵自由的飞翔,让自己纷乱的思绪在天空中得到释放,让窗外的清风与花香唤醒你沉睡的心房,让窗外温暖的阳光抚平你所受过的伤……请打开一扇窗,让你固有的善良、勇敢、诚信放飞。

小小说

大声说话

李培俊

大声这个名字确实没有叫错,说声音特大,还有点沙哑,单听声音不见人,你准以为是个男人。其实,大声是个长得挺清秀挺好看的姑娘。

大声出生时是九月,大声离娘胎的第一声啼哭,把接生的胖大夫吓了一跳。大声憋紫小脸,哇的一声出去,震得窗玻璃直抖索。母亲说,这孩子,咋这样哭呢?声音咋这么大呢?满月上市口,父亲问母亲,给小妞起个什么名字?母亲随口说,叫大声吧。于是,大声就叫了大声。

后来大声进了文化馆,报到第一天,馆长点名,大声那声“到”粗哑声高,把馆长吓了一跳。馆长说,说到就说到,没必要那么大声吧?大声说,我生来就这么大声,改不了。馆长40多岁,粗壮结实,铁塔一般,说话却像娘们,蚊子哼似的。馆长说,以后说话声音小点啊,咱们是文化单位,说话要有文化味。大声说,我尽量改吧。馆长知人善任,让大声去做门卫。文化馆菜市场不远,人多杂乱,早上,菜贩把菜拿到馆里来洗,萝卜白了,菠菜青了,黄瓜绿了,好卖多了。大家烦透了,却又管不了,为用水这点事,不知吵过多少架。

大声接了门卫,这种现象得到很大改观,有人进来洗菜,大声往门口一站,双手掐腰,把门堵得严严实实。菜贩再不讲理,也不能往人家姑娘身上挤吧。大声说,我们是文化单位,文化是什么?文化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知道阶梯吧?就是我身后的楼梯,知道啥意思了吧?菜贩摇摇头,说,哪跟哪呀这是,咋和楼梯弄到一块了?大声说,你这人,咋啥都不懂呢,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,不就走到高处了?走到高处还不进步了?文化了?

不过,大声并不一概而论,有些人也是可以进文化馆洗菜淋水的,比如那个楚家嫂子,比如那个杨老太太,都享有特权。下午3点,楚家嫂子提着卖了一半的菠菜进来,大声朝她笑笑,示意她进去,不忘在后面补上一句,多淋点水啊,快点卖完回家吧。大声知道,楚家嫂子丈夫前年车祸去世,甩下两个孩子,全靠她卖菜赚钱养活呢。

杨老太太是城中村的,老两口无儿无女,开出一片菜地,种些番茄韭菜豆角,拿到市场上换点碎银子,油电费,全在这点菜上找。杨老太太来了,给大声个巴结的微笑,大声忙从椅子上站起来,接过杨老太太的菜

篮子接了水,洒得均匀细致,然后,说,明天再来啊。

其他菜贩不愿意了,找到大声,说,都是人,你咋分上下高低,不一样对待呢?楚家嫂子,我们咋不能进去去洗菜淋水,我们咋不能进去去?大声说,你少给我起哄,你咋也出车祸了,也有两个擦屎刮尿的孩子?你咋也是无儿无女?蹲在街上风刮雨淋?

菜贩们想想也是,人家大声这样做,有人家的道理,便暗里叹了一口气,这姑娘,别看说话声高,说话难听,可仁义着呢。

大声因为说话声音大,一般小伙子看不上她,婚姻便给耽误了,一直到32岁才出嫁。大声嫁的是剧团里的三保,三保攻须生,须生大多文质彬彬,抬脚动手斯斯文文,说话轻轻的,温柔的,和大声形成天大的反差。结婚当天晚上,来客散去,三保说,咱们休息吧?大声一听就笑了,说,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,人对脾气客对货,老腿对不进老腿。我说话声音大,你说话像蚊子哼,正好形成互补,以后日子树叶一样稠,可别烦我啊。三保笑笑,说,睡吧。大声说,睡就睡。大声声音太大,楼下乘凉的人笑得前仰后合。

《简单富足》

田李

作者莎拉·班·布瑞斯纳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职业女性,有着爱她的丈夫、可爱的女儿、繁多的家务、诸多的工作和亲密的朋友。她不愁吃穿,却常常在现实中感觉到手足无措,她疲惫、沮丧、烦恼。于是,她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这样?她是优秀的,因此她也想要的东西也很多很多,金钱、成功、幸福的家庭、贤妻良母,却又不

想为此出卖自己的灵魂,做浮士德式的交易。

并且,她也非常喜欢金钱。金钱变成了她衡量成功与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,如果她的成就变成户头数字,她的成就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。她为此深感挫折。她不明白,为什么别的女人可以活得那样完美,自己却不可以,她似乎在一点点地成为自己野心的祭品。

于是,她不甘心自己这样沦落,开始写日记,每天审视自己的生活,开始自省,开始用感恩、简单、秩序、和谐、美丽和喜悦作为评定自己生活质量的指数,最后,她不知不觉间成了一个快乐的女人。并且,还组成了“简单富足基金会”,带动和自己一样对生活欲求不满的姐妹们重拾生活中的快乐。